



郭红建作品《溪水源》
130cm×93cm 布面油画

的是用笔的放松和具有个人辨识度的笔墨特点,直抒胸臆的坦荡和快感使我越画越起劲、越画越痛快,也使我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。这方向直指我们伟大的诗性传统、我们的中国画传统。我越来越喜欢研究中国传统绘画形式和审美趣味,认识到自己骨子里的‘中国式’,开始重新认识并迷上中国传统文化。”郭红建说。可见,尽管他学的是油画专业,但他的艺术创作精髓根植于中国美学传统,十分注重意境和心灵感悟的传承。

中国油画如何在西方绘画的基础上,用东方的语言符号体现独特的审美意蕴?这是很多本土创作者思考和探索的问题。从宋代、元代到明代,从郭熙、黄公望、四僧到黄宾虹等优秀画家的传统艺术作品,都给郭红建以创作的启迪。他尤其喜欢风格各异的四僧从构图到题材上对常规的打破,一树一鸟、一山一石的匠心独具,让他如痴如醉、回味无穷。虽然眷恋传统,但他并不复制传统,因为单纯的模仿非但不能超越,也不能与时俱进。在研究和吸收之后,如何结合对当下的观察和思考,发掘自己鲜活的个性化表达才是方向,西方绘画中强烈的色彩观念和表现形式,中国文人画的笔墨情趣和深刻内涵,二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创作体系,源源不断地输送养分。

艺术是利用意境与色彩营造的幻化世,每一幅作品都是画家内心的独白,都是灵感的投射和呈现。在最近几年的创作中,郭红建不自觉地被周边的现实风景所打动,这往往取决于一瞬间的感动和情绪的链接,他将其称之为“神秘的一刹那”。

“从这一个原点出发,我就有了绘画的动机和归途,在反反复复的描绘过程中,最终是要恰当地把这一刹那跃然于布面之上,当这一过程被彻底得到呈现时,我也就停笔了。这时候我一般不会对画作进行再修改,因为这一感觉很难被保留太长时间,可能转过一天来一切都变了。我将这一刹那的感觉和传说中的‘澄明之境’对照起来看,认为这二者有着不可言说的互通之处。”他说。

路漫漫其修远兮,对于一个年轻创作者来说,艺术之路注定充满艰辛和探索。对于未来,郭红建表现出年轻人特有的洒脱和自信。他说:“只要有生机、有春天、有色彩,我的手里就有使不完的劲儿,这描绘不完的人间春色,这推敲不尽的笔与墨。”



人物简介:
郭红建,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油画专业,艺术硕士;山东省美术家协会“文艺两新”委员会委员;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会员;济南市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曾荣获第四届山东省青年美术作品展暨学术100·山东青年美术作品巡展“优秀奖”;第二届山东省青年美术大展“优秀作品奖”;第二届“青未了——山东省高等学校美术院(系)应届毕业生优秀作品展”,获“提名奖”;第七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——第四届、六届齐鲁风情油画展,获“优秀奖”。

□郑学富

民间流传说:“二月二,龙抬头,三月三,轩辕生。”三月三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的诞辰日。三月三古称“上巳节”,该节日在汉代以前定为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,后来固定在三月初三。由此衍生出来的祭祀高禘、衅浴祓禊、曲水流觞、郊外游春等著名的民俗活动。

远古时期的农历三月三,最主要的活动是祭祀高禘。高禘是管理婚姻和生育之神,因供于郊外,又称“郊禘”。“禘”通“媒”,有牵线搭桥、成人之美的意思,因此上巳节又是求偶节、求育节。所以上巳节也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情人节。农历三月三由于正值桃花盛开,又称为“桃花节”,古代汉族少女到了15岁,要于此日举行成人礼,即“笄礼”,所以三月三也被称为“女儿节”。

《诗经》中的《郑风·溱洧》说:“溱与洧,方涣涣兮;士与女,方秉兰兮。女曰观乎?士曰既且。且往观乎?洧之外,洵訏且乐。维士与女,伊其相谑,赠之以芍药。”这首民歌以欢快、清新的语言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古代三月三的风俗画,我们仿佛看到了阳春三月,溱河、洧河清澈见底,碧水涓涓而流。河畔,一群青年男女身穿春天靓丽的服饰,手持散发着芳香的兰草,兴高采烈地跳着、唱着,互相追逐嬉戏。这就是《诗经》中描写的我国古代最早的情人节的欢快情景。

《周礼》记载:“中春之月,令会男女。于是时也,奔者不禁。”即使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古代,一到上巳节,少男少女相约幽会。在我国古代历史上,特别是汉唐时期,青年男女踏青春游的故事流传甚多。公元前139年春三月上巳日,风华正茂的汉武帝刘彻在霸上祭祀先祖回官的路上,顺道去看望平阳公主,巧遇端庄秀丽、风姿绰约的歌女卫子夫。卫子夫秋波盈盈,含情脉脉,汉武帝一见钟情,遂将其带入宫中,二人相爱陪伴50年。

唐代诗人崔护进士及第后,在春暖花开的三月三前后独自一人春游都城南,因口渴找水喝邂逅绛娘。崔护见她姿色艳丽、神态妩媚,便用话引逗她,绛娘嫣然一笑、低头不语。崔护见天色已晚,只好怅然而归。回来后的崔护日夜备受思念煎熬,第二年上巳节,他直奔城南去找她。没想到大门已上锁,崔护非常失望,懊恼地在左边一扇门上题诗道: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

过了几日,崔护又前往城南寻访,遇到绛娘的父亲,方知道绛娘自去年与自己相见,经常神情恍惚,若有所失,前几日读到门上这首诗,更是一病不起,茶饭不进而昏迷不醒。崔护闻听后连忙来到绛娘床前哭诉,句句发自肺腑,感人至深,绛娘竟当场苏醒过来。

远在周代,还有三月三水滨祓禊之俗,朝廷指定专职的女巫掌管此事。《周礼》曰:“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。”祓除指三月三到水边戒浴,以除不祥;衅浴是用芳香的草药涂身(或熏身)并以和汤沐浴洁身。《论语》曰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意思是结伴在沂水里沐浴,到舞雩台(鲁国求雨的地方)上吹风,然后唱着歌儿回家。

到了汉朝,三月三确定为节日,每逢该日,官民都去水边洗濯。不仅民间风行,连帝王后妃也去临水除垢,祓除不祥。《后汉书·礼仪上》载:“是月上巳,官民皆絜(洁)于东流水上,曰洗濯祓除,去宿垢疢,为大絜(洁)。”

到了魏晋时期,上巳节逐渐演化为皇室贵族、公卿大臣、文人雅士们临水宴饮(称曲水宴)的节日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载:“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,为流杯曲水之饮。”这也是为了祈福免灾、欢庆娱乐。由此而派生出流传千古的习俗,文人墨客诗酒唱酬的雅事——曲水流觞。众人坐于环曲的水边,把盛着酒的觞置于流水之上,任其顺流漂下,停在谁面前,谁就要将杯中酒一饮而下并赋诗一首。

历史上最有名的曲水流觞当是晋穆帝永和九年在兰亭举办的那次。永和九年(353年)三月初三,“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”,会稽内史、右将军王羲之偕同亲家、东晋著名政治家谢安和高官名士、家族子弟共42人,在会稽山阴之兰亭清溪举行修禊祭祀仪式后,又“引以为流觞曲水,列坐其次”,饮酒作诗,其乐融融。据史载,在这次游戏中,有11人各成诗两篇,15人各成诗一篇,16人作不出诗,各罚酒三觥。王羲之将大家的诗集起来,用蚕茧纸、鼠须笔挥毫作序,乘酒兴而书,写下了举世闻名的《兰亭集序》,记述了上巳节曲水流觞一事,并抒发由此而引起的内心感慨。宋代诗人洪适有《满江红》词曰:“曲水流觞时节好,茂林修竹池台永。”

宋朝以后,三月上巳节风俗渐渐衰微,但是曲水流觞风俗仍然流传下来。明清时期,京城北京建有流杯亭多座。乾隆帝有诗曰:“白石清泉带碧萝,曲流贴贴泛金荷。年年上巳寻欢处,便是当时晋永和。”

宋人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写道:“三月三日上巳之辰……唐朝赐宴曲江,倾都禊饮踏青。”唐朝时,上巳节非常热闹繁盛,长安城内男女老少身着盛装,来到曲江畔宴饮、郊游踏青。达官显贵则樽盛酒浆,彩幄翠帟,匝於堤岸。笙歌画船,宴乐江上,鲜车健马,比肩击毂。

晚唐诗人许棠在《曲江三月三日》诗中描绘了满城士庶倾城而出、争先恐后的景象:“满国赏芳辰,飞蹄复走轮。好花皆折尽,明日恐无春。鸟避连云幄,鱼惊远浪尘。如何当此节,独自作愁人。”杜甫《丽人行》也写道:“三月三日天气新,长安水边多丽人。态浓意远淑且真,肌理细腻骨肉匀。绣罗衣裳照暮春,蹙金孔雀银麒麟。”

唐玄宗对曲江进行了大规模扩建,修建了紫云楼、彩霞亭、临水亭、水殿、山楼、蓬莱山、凉堂等建筑,并建了从大明宫途经兴庆宫直达芙蓉园的夹城。皇帝这天于曲江池赐宴群臣,同甘共苦行祓禊之礼,还在彩霞亭、紫云阁、承天门等楼阁殿堂摆开“金钱会”,官女抛撒金钱,士庶百官争相抢拾,嬉笑哄闹,气氛热烈。白居易的《三月三日谢恩赐曲江宴会状》详细描绘了曲江池皇家宴会群臣的盛况。王维的诗《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》则说:“万乘亲斋祭,千官喜豫游。奉迎从上苑,祓禊向中流。”

清明、上巳二节相邻太近,有时日期甚至重合。宋代由于尊崇理学,之后的文献不见上巳节男欢女爱的记载,踏青春游等习俗并入了清明节,上巳节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但是在西南彝族、壮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至今还流传着三月三男女相会的习俗,如赶歌圩、搭歌棚、举办歌会、男女对歌、抛绣球、谈情说爱等活动。



编辑:李皓冰 美编:陈明丽

【人物记】

郭红建:有春天有色彩,就有推敲不尽的笔与墨